

后现代时期语境下的中国画

宋 眉

(浙江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中国画,20世纪以来一直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寻求出路,其发展历程之曲折,显示出中国画革新的艰难。中国画进入后现代时期,需要我们重振精英精神,坚持艺术的自律性和创造性,同时还要重视传统作为文化策略的重要意义。当前,我们需要把握住时代的内涵和新的文化生长点,挖掘中国画的传统精髓,追求意境,努力实现传统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画;精英艺术;现代化;意象语言;意境

中图分类号: J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5)03-0209-03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post modernism

SONG Mei

(School of Arts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Chinese painting has been exploring between the past and nowadays,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20th century. This process is so diswimmy and shows how difficult the exploration is. In the post modern times of Chinese painting, we must build up high spirit again, keep up creativity freedom and take high sight on our tradition so much as a cultural strategy. Now, we need to catch on the property of modern time and new spring spot of culture, figure our central inten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pursue the work of art and modernize our tradi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inting; High art; modernization; the language of imagery; a work of art

从“新潮美术”至今,中国美术有一股潮流在短短 20 年中匆忙地实现着向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转型的进程。这股潮流在中国画领域里正积极地探索着中国画的出路。

1 中国画的“体”

无论中国画将来怎样“走向世界”,必须确立一

个前提——民族性。这是我们的“体”。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制度和观念。科技现代化是一种可以替代的关系,而艺术现代化只能是一个基于民族文化意识而逐渐积累转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画的特质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仍保持着极高的地域性特色。近百年的事实是,多数

收稿日期: 2004-12-02

作者简介: 宋 眉 (1978—),女,湖北荆州人,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艺术美学的研究。

激烈的分离者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回归传统,这证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潜力。

“穷途末日”、“传统保留画种”、“回光返照”等等预测,多持不乐观或者徘徊、旁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画,理由无非是“形式规范极度狭隘”,“艺术思想不切实际”等论调,忽视了中国画自身的优势及当前发展的可能性、必然性。这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失误^[1]。中国文化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体现民族优越性,以深厚的民族根源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系统。现代化必须民族化,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文化也必须是有特色的文化。当代中国文化主体与异化的文化环境的相悖,使主体不仅丧失自我应有的文化位置,更无法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加工。中国当代美术中某些所谓的新前卫就只是对西方俗文化的拙劣模仿。毕加索吸收了非洲的木雕艺术,克莱恩吸收了中国和日本的书法艺术,日本绘画更是海纳百川,但他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加工,使之成为自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末至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自我的丧失,心理的失衡,人格的分裂,文化的沉沦。这就是笔者认为迫切需要重扬精英艺术精神和人格的原因。

2 重扬精英艺术精神

作为精英艺术,不能一味沉迷于“自我的艺术”,而是热爱自然,自觉关注与思考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同时,又自觉地体现出本民族与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体现出独创的价值的艺术^[2]。而这一切都是生活的产物,取决于艺术家对自己所生存的文化环境的感悟,对生活的理解。从内容上说,即可以一定的思想或观念,特别是情趣来打动人、感染人。中国画的主题完全没有必要局限于那些直接描写重大社会现实或历史的题材,而可以是一切题材,只要能在情境交融中表现出意境,就能具有自己的艺术价值。

在语言形式方面,对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发扬正是精英人格的具体实现,它是我们进入世界性话语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我们确立自身价值、结构及新的语境的基础,是以生命感受的不可复制性和地域价值所形成的文化资本,是我们创造当代文化价值的“母语”。传统不是独立自足的封闭体,而是流动开放的,是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认同的精华,传统只有在每一代和每一个艺术家的理解、创造、运

用和突破中才具有生命力。我们既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复制传统,而是从现代这个角度来阐释传统,通过自己对生活、时代、社会的理解,来选择和吸收那些适合自身气质、风格的传统精髓。只有真正地理解生活,找到社会生活中新的文化生长点,才能诠释传统,理解现代。

3 语言层次

具体来说,意象语言正是后现代时期语境下中国画真正的“异”,真正的内在潜力和“未来学价值”。这种意象性语言包括中国画整体意形同构系统所体现出的“写”的特点以及各种图式要素与对象之间构成的内在抽象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笔墨样式和境界上。在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这种涵盖形式层、修辞层、审美层的意象语境体系又是建立在“气”这一哲学范畴基础之上的。“气”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运用很广,无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可以称为“气”。就艺术家而言,是指主体精神状态和气质;就作品而言,又反映出作者的“气”——包括观念、情感、想象力、品格和气概等各方面创作因素综合作用在作品上,传达出的气势、精神及意境等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绘画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握“气”,把握绘画内在本体精神才能画出充满生气的有生命的“真画”,只有得气韵才可传神。“气”不仅是艺术家的生命和本体,更是艺术的生命和本体,其实质就是精神本质,其最终表现就是笔墨样式和意境^[3]。

创作构思阶段的气主要是审美主体的“情”、“静”、“神”、“意”等审美意识,阴阳二气的律动则生成了中国画的黑白辩证体系。这其中,笔墨样式又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笔墨在这里不单指“运墨”和“着墨”,而是一个凝结人们创作、欣赏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感知方式和习惯,涵盖着一整套创作方法与审美范畴的中国画独有的话语。笔墨传统不仅是宋元以后的文人画传统,更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传统。笔墨不仅是形式,更是精神意识,是中国文化有机生命的一部分。制造肌理不像笔墨那样具有情思、技巧、主动性和创造性,虽可补充水墨的表现力,但却不可本末倒置,而需要将二者适当地结合起来。此外,我们应更重视对传统质感表现力的继承和拓展,包括运笔上的中、侧、逆、藏、露等法,线条上的平、圆、留、重等趣味,运墨上的干湿、枯润、老嫩等质感表现,通过浓淡、繁简、虚实、疏密、松紧等各种形色形态因素的质地与结构性质的对比来扩展画

面的张力和视觉冲击力。水的参与和纸的特质，使笔墨呈现出千姿万色的应用和变化，“水墨交融”使黑白的对立关系发生转变，并得以具体化的表现。

色彩以其丰富性和表现力较容易被普遍理解和接受，对中国画的扩展和形式构成的完整性有着积极意义。在色彩运用上，注意吸收其他民族艺术的用色方法和各种民间艺术的色彩，主观地强化色彩的语言作用，着力于色块与色调的软硬、冷热对比、调和，并以统一的色调来处理画面，寓丰富变化于统一和谐，在现代审美观念的整合下，推进中国画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水墨画的黑白体系有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水墨画也并不排斥色彩，只是色彩不是作为“随类赋彩”，而是作为心意的表达去融入水墨抽象体系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与笔、墨、线有机结合的色彩，这才是为我所用的融合。此外，光的纳入及光线色的融合也增强了中国画语言和主体情境的表达空间。

探求新的艺术空间与结构，则是拓宽中国画表现空间的另一条途径。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画在空间处理及结构组织上较自由的优势，充分吸收现代西方绘画、设计及民间艺术的长处，利用平面化、装饰性等多种手法，增强空间层次、环境氛围和形式的完满。这种拓宽是建立在对现代精神与题材的探索、对具有现代感的情境的感悟与追求的基础上的^[4]。

4 审美层次

意境作为中国画追求审美层次的语言，是意象性话语体系的终极范畴，是“写”的精神和“气”的最终实现。意境是对情和景的提升，而意境又必须通过感性的情境来传达。情境是在绘画形式和视觉效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体空间形态，集中体现了画家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无论山水画还是其他领域，当今的中国画家更偏重于诠释整个宇宙的无限性流变，开拓种种不同于传统虚淡渺远的新情境和意境。通过情境空间的写意已成为当代中国画的重要特征。只有充分感悟现实空间形态，并将哲学、文

学等内涵转化为深层的传统文化底蕴，纯化绘画表现语言，将自己的审美情感和意趣完全融入画面的各种构造关系之中，才能创造出蕴含传统文化精神、现代创新意识和时代特征的情境空间，最终实现“写意”这一终极目标。新世纪的中国画仍要坚持传神写意的宗旨，只是这“意”是立足传统民族特色和中国气质，面向自然、面向时代，以真情实感深入生活的创造性的意境。

需要说明的是，一种绘画作品是否具有感染力，完全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绘画语言的个性魅力。所谓“语言”就是表现特定内涵的特定造型符号，它们交融在一起传达出特定的情感。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就形成个性化的风格、品位与格调。当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交流的局势促使人们日益宏观地把握中西方的艺术传统与精华，以开放的心态广取博收、包孕古今、汇贯中外，才能使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在艺术观念上，不断探讨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生活、艺术的构成及创作方法等问题；在语言的创新上，不断探索新的形式、技法和体系。总体而言，就是要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入生活去寻找体现民族审美心理和反映时代精神的创新点。这些课题的解决需要人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大胆革新、不断追求与艰苦跋涉，最终打造自己的风格，达到自己最理想的艺术境界。此外，传统绘画对笔墨格调及其与人品的一致性的强调也体现着中国画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能否在气质、道德修养及精神追求等方面塑造自己的品格是其艺术生命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 [1] 卢辅圣,徐建融,谷文达.中国画的世纪之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 [2] 郎绍君.重建中国精英艺术[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5.
- [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 [4] 徐恩存.焦虑与突围——现代水墨艺术[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